

第一篇

“汉语环境”综述

第 1 章 几种不同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

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其地位和作用之重要，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约从 17 世纪开始，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不断增强。英语也随着英国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张而得以传播推广，并取得了它独特的地位。虽然在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以后，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并日渐削弱，但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凭借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实力和优势，一步一步走上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的声音也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调，英语也就跟着“沾光”继续“吃香”。况且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因之，历史的原因加上现实的情况，使得英语的世界性地位不但得以巩固，而且它的全球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加强。可以这样说，当代英语由于其根基深、影响大，已经初步起到了有效地沟通“地球村”的作用。有人戏称，当今世界正在“英语化”。且不论这是出之于无奈的感叹，还是夹带着奉承的调侃，它所反映的现象确实有很大的真实性。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或曰全球性交流工具，可以从下列数据中得以证实。据估计目前世界上说英语者有七亿到八亿人，除

去以英语为母语者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约三四亿人之外 其余都是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英语。如果把全世界方兴未艾的“英语热”所卷入的学习者也都计算进去，那么当今世界上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远非这个数目了。有一份推销电脑英语学习软件的材料称，目前仅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数就多达三亿。且不论这一数字的可靠性如何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今中国各地的英语学习热确实一直保持着升温势头，学习英语的人数一直在大量增加。关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基本情况，我们随后还将另辟章节专门论述。为了便于下一步展开探讨，我们有必要先从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说起。

众所周知，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便开始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成长。小孩在咿呀学语之前，已经接受了大量的言语熏陶。婴儿第一次叫出“妈妈”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使用语言 随后他逐渐能叫出简单事物的名称，能表达和自己年龄段相称的欲望和幼稚的想法。通过每天和身边的成人以及周围伙伴接触、交流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他的话语素材与日俱增，语用能力不断长进。小孩到四五岁左右，基本上打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能灵活自如地运用他所生存的环境中的语言，这便是他的母语，也就是语言学中所说的“第一语言”。母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

由于人们各自要走不同的生活道路，所以母语对于个人的意义又不尽相同。有些人在一生中，母语是作为其第一、也是唯一的交际工具存在的，另有一部分人的情况则不同。由于生活环境、工作性质或自身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必须接触、掌握、运用一门以上的语言。也就是说，除母语之外，他们还要学习第二语言。有少数人还要学习第三乃至第四语言，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同是学习第二语言，环境条件又很不相同。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情况，就同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因为前者是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或主要通用语言，而后者只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

言。这很像在法国、比利时（以法语为通用语言或通用语言之一）这样的国家里将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情况，同在原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国家里将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在这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里，法语虽是官方语言，各国的本族语却在日常交流中占主导地位。同理，在欧洲一些双语并行或者三四种语言同时作为官方语言的语言使用群体或国家里，要将其中的一种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其环境条件又不同于前面讲到的几种情形。再拿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在少数民族区域里的各民族人学汉语或汉族人学习其它民族语言的环境氛围，显然又不同于在汉语环境中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情形。从严格意义上说，第二语言和外语当属不同概念。不妨这样说吧，中国人学英语或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和美国人学汉语、日本人学德语、俄罗斯人学英语、英国人学法语以及其它许多语种相互交叉）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属于外语学习。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外语言学界在谈论母语以外的语言学习时，常常会将这两种情况合在一起，笼统地称之为第二语言学习或习得，普遍的说法是“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简称 SLA）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 也将不时采用这一术语或其简略说法 SLA。

那么，第二语言学习和外语学习区别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下面我们将把在英语国家里（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情况作为一种模式（自然模式），并把其它语言环境下（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将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情况作为另一种模式（课堂模式）来进行一个大体比较。

我们稍作思考就不难看出，前者是在一种自然语境或接近自然语境的氛围中进行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在课堂教学方式下进行的。试以一个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情况为例。他或她（为叙述方便起见 以下将笼统称之为“他”）除了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唐人街”上同胞圈子里有机会用母语交流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得置身于英语世界里，从问路求助到出行乘车，从入店购物到看病就医，

从电话约会到当面咨询，从课堂学习到上班工作，从洽谈生意到闲暇娱乐，哪里不是百分之百的英语氛围？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幼摩肩接踵，几乎清一色全是美国人；低头走，耳畔不绝英语声；抬头看，眼底尽收英文字。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英语味。回到家，除了那个倒贴的大红“福”字和“招财进宝”图能提示一下他的根在中国，其余大概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英语氛围：收音机里，摇滚歌星唱的是英语；电视机上，节目主持人讲的是英语；电脑荧屏上光标闪烁，对话框显示的是英语；印刷精美的报刊上，斑斑字迹写的是英语；家居用品、食物包装，花花绿绿印的全是英语。在这样的环境里，离开英语会使人寸步难行——你不可能老靠打手势活下去吧？谁又可能像国家元首那样总有翻译陪伴左右呢？环境逼着你学 催着你学 推动你学 又反过来帮助你学 鼓励你学 检验你学。人在这种环境里，起初大概是难以适应的，连滚带爬，感到茫然、困惑甚至震惊（culture shock）但慢慢会适应它并自然而然地溶进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每天顺手就“拣起”了几条地道的用法，真正体会到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情形该怎样讲。日久天长，回头数数走过的脚印，你会觉得差不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英语。当初陌生的英语世界也会变得“友好”起来。这便是在英语国家里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出来的英语，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学习”出来的（learned）而是在自然环境中“习得的”（acquired）。

顺便插一句。据一本介绍第二语言学习情况的书上讲，欧美国家有些人在学习某种外语时，为了创造外语氛围、找到学习外语的“感觉”往往会主动寻找机会和创造条件 同操该语言的外国人交谈，包括经常利用周末驱车到国外去（这在那些边界比较开放、交通又十分发达的欧洲小国是很方便的事情），锻炼听力和口语能力。还有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会定期安排去目的语国家进行短期度假，不图游山玩水，只为学好外语。应当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外语，显然要比在课堂环境中的学习优越得多。

我们再看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吧。

除了少数佼佼者和幸运者有机会到英语的故乡去领略一下“原汁原味”的英语之外，绝大多数学习者（包括英语专业的学生和大批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普通学习者是完全浸泡在纯汉语的氛围里。从日常生活到在校学习，他时时、处处被汉语的声音和文字所包围。每周有限的几个学时，基本是在用汉语讲授英语的模式下进行的，好不容易嗅到的一点英语气息，转眼之间又被无时不在的汉语气氛稀释得淡无踪迹。由于无法自然吸收，他只好按照书本规定的语法条文，生搬硬套，照葫芦画瓢拼凑出来的英语句子死板、僵硬。语法上可能不错，但实际上讲英语的人却不那样讲。由于缺乏模仿条件，他有时只好把英语词填进母语句式。说写出来的英语句子，也许中国人一听就懂，但以英语为母语者往往感到不解。他说出来的英语没有重音与弱读之分，有时又缺少意群停顿，抑扬顿挫中带着汉语四声的调调。他有时由于在用法上拿不准，吃不透，不由得对自己产生怀疑，也对老师打个疑问号。他的“布料”可能取自英语单词、短语，但裁剪用的“尺子”、“剪刀”却是汉语习惯。因此，说出来的英语汉化、汉语欧化，四不像。无奈之中，他会感到，学外语也许本来就是这样，不然怎么叫“外语”呢？作为一个英语教师，我不是不负责任地戏说，我不想刻意自贬，更不愿信口伤害我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要将这一个又一个问题曝光，诉一诉在非外语环境中学习外语的苦衷。其实在“课堂模式”中学外语，大家都面临着相同问题。我敢说，美国人学汉语、俄国人学英语、日本人学英语，总之，无论哪国人学外语都有着类似体验和想法，要说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下一章里，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具体看看中国人学英语的情况。

为了使大家对第二语言学习问题有更客观、多方位的了解，下面摘录几段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述供参考（译文为笔者所加）——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not intended to contrast with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is

used as a general term that embraces both untutored (or 'naturalistic') acquisition and tutored (or 'classroom') acquisition. It is, however,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e way in which acquisition proceeds in these different situations is the same or different (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p.4)

译文 此处不是要把“第二语言习得”同“外语习得”作对比。“二语习得”是用作一个概括性术语，既包括无专门指导的或曰“自然氛围中的”习得，也包括有专门指导的或曰“课堂条件下的”习得这两种情况。但是，这些不同情况中的习得是否遵循同一途径却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摘自 R·Ellis:《第一语言习得概论》p.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is not a uniform and predictable phenomenon. There is no single way in which learners acquire a knowledge of a second language(L2). SLA is the product of many factors pertaining to the learner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n the other ... Different learne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learn a L2 in different ways. (Ibid. p.1)

译文：第二语言习得是一种既不统一又难以预测的现象。学习者习得二语的途径不是单一的：它一方面取决于学习者的许多自身因素，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学习条件，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学习者以不同的方式学习二语。（出处同上，p.1）

On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young child and the adolescent or adult is the ability of the latter to comprehend language as a formal system. Older

learners can learn about language by consciously studying linguistic rules. They can also apply these rules when they use the language. In contrast, younger children while not totally lacking in meta-awareness, are not so prone to respond to language as form. For them language is a tool for expressing meaning. (Ibid. p. 108)

译文：小孩与少年或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后者将语言作为一个形式系统来理解。年龄较大的学习者会通过有意识地研习语言规则来了解语言的面貌，而且他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会运用这些规则。与此相反，小孩子虽说也不完全缺乏这种高级意识，但他们并不习惯于把语言看作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就是用来表达意思的工具。（出处同上，p. 108）

MacNamara suggests that the kind of motivation which occurs in classroom setting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found in 'street' settings. It is rare that in the former either the teacher or the pupils has anything to say to each other that is so important they are willing to improvise and guess at each other's meanings. This is another reason why classrooms contain less negotiation of meaning.

However, although there are clear and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and classroom environments it would be wrong to over-emphasize these differences. Natural environments themselves can vary enormously in the types of input they afford ... As Krashen comments, classrooms can afford opportunities for genuine communicative exchanges, while in

natural settings learners can engage in formal study or, as Corder puts it, the ‘practicing of tennis strokes’. (Ibid. p.150)

译文：迈克纳马拉认为，在课堂环境下进行交流的动机同“大街上”的[自然]环境中所见到的动机有着天壤之别。在课堂环境中，不论是在教师方面还是在学生方面，都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形：有话非说不可而要即兴创造新意，并且互相猜测对方意义何在。课堂环境之所以较少有交谈求意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原因。

可是，虽然自然环境同课堂环境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但过分强调这种区别也是不对的。不同自然环境本身所提供的语言输入也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正如克拉申所说，课堂环境有可能提供真正的交际交流机会，而自然环境中的学习者也有可能进行正规学习，这种正规学习，按照科德的话来说，如同打网球的人练击球。(出处同上，p.150)

第 2 章 中国人学英语

TEFL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has a history of roughly one hundred years. Short as it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history of FLT in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在中国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约有一百来年历史。虽说时间不算长，但同西方国家中的外语教学相比，走过的道路却充满了曲折……（唐力行：《英语教学方法与技巧》p.45）

任何国家，只要不死抱“夜郎自大”的态度，只要不固守“闭关锁国”的政策，都面临着一个同外国交往的问题。这种交往，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旅游观光等各个领域和方面。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空中客车跨海越洋、通讯手段不断更新、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把世界连成一个网络。无需考察是谁最先作出了这样一个形象绝妙的比喻，反正现在人们都在这样说：小小寰球变得愈来愈像一个偌大的村庄——地球村。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便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的最强音。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人在沉重的反思过后，咣啷一声打开了国门。原来，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也许正是在打开国门之后，我们才发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不光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是在许多领域

里都需要奋起直追。

大批引进的新型成套设备需要启动，浩如烟海的国外科技资料需要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需要学习，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需要实现。面对这一切的一切，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号召。一个空前的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热潮出现在神州大地上。

学习外语热潮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它首先给各级学校注入了活力，使教育走上正轨并进入良性循环。由于课程设置趋于科学合理，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另一方面，它使广大科技人员业务素质得以加强，科研水平得以提高。各级各类外语考试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外语学习高潮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中学毕业生每年一度高考中的英语考试、大专院校学生参加各种测试（如英语专业的四级、八级考试、大学英语的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定的外语考试、以及出国人员参加的 TOEFL、GRE、EPT 考试等等，较好地发挥了同外语学习的互动作用。在 70 年代末到世纪之交的 20 余年时间里，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不断上台阶，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学、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总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一批又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和学者得益于所掌握的外语工具，出国进修深造、访问交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带回国内，或者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把中国的四化建设成就介绍给国外。一大批外语人才脱颖而出，活跃在外事、外贸战线上。这一切，无疑加快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话题到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外语/英语教育史作个简要的回头望。因为，只有综观我国近代外语教育史，尤其是回顾近 20 多年来经久不衰的外语热、英语热，人们才可以更明显体会到我国当代英语学习环境的巨大变迁。

鸦片战争（1840 年）以后，西方列强靠坚船重炮打开了中国的

大门。伴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不少外国教会派传教士（尤以英美人居多）来华传教，在我国沿海通商口岸乃至内地的许多地方办起了教会学校，通过教育渗透来实施文化侵略，尽管传教士中的不少人本人确是抱着善意而来的。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作一番较客观的审视，就不难看出，西洋教会学校的兴办，对于传播现代文化科学知识，促进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事业，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别的不说，单从英语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对于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也不容低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为中国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外语人才。前些年一直活跃在中国英语界的许多泰斗级教授以及不少如今尚健在、并且在英语教育学术领域里颇多建树、卓有贡献的老前辈们，大都得益于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再说，当时教会学校的一些合理的教学方法，如创造英语氛围，结合西方文化讲授英语等，对我们今天的英语教育也不乏可借鉴之处。不过，在当时中国整体教育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外语教育的人毕竟不多，何况当时的学习条件在许多方面也无法同如今相比，更不能和今日中国大地上普及外语教育的形势同日而语。因此，姑且让我们把早期英语学习的情况看作是一个起点，使我们的深入探讨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开始有了质的变化。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解放后我国的英语教学确实走过一大段弯路，实为一桩憾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克服经济困难、医治战争创伤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也意识到虚心学习外国建设经验的重要性。平心而论，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和封锁政策所造成的国际政治环境，似乎决定了我们只能走“向苏联学习”的道路。这是一个被动局面，但也是无奈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学习俄语热潮，客观地看，对以后的英语教育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解放后我国认真推动英语教育的工作，实际上始于1957年。据介绍，“1957年秋，教育部颁发了初极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

案)初中英语教材也编成出版,许多城市的初中恢复了英语课,高中英语课的开设面也有了扩大,英语课在高校公共外语中的比重也逐步加重。(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p.73)。与此同时,外语大专院校和一些综合性大学也相继增设了英语系,这标志着“俄语教育收缩,其他外语教育发展的时期”的到来。在这期间,英语作为一个大语种,其发展肯定要优于其它小语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假如我国的英语教育能抓住1957年后的契机,保持深入发展的势头,那么今天的形势肯定会好得多。可惜的是,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断送了一种可能的好局面。中国人学英语的良好愿望,也只能以“虚拟语气”来表达了。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各级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叫嚣声中,全国的外语教育完全瘫痪了。文革后期,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之举,但那时的英语学习完全无视教育规律。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直至教学过程,虽然打着“新生事物”的旗号,但完全是在走一条“空前绝后”的歧途。单以教材内容为例,就可对当时的外语教学的混乱情形略见一斑。在以所谓“政治标准第一”为指导原则所编写的教材中,原文材料被认为是“名、洋、古”,含有大量的“封、资、修”毒素,容易使学生“上当受骗”,取代它们的是连篇累牍的政治口号。试想,离开了生动活泼的词汇语料和日常生活用语,哪能谈得上学习地道的外语?有些学生连26个字母都不见得能认全,遇上国际音标更是如坠五里迷雾。而第一课的几句外语口号,与外语学习原则又是如此之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留下的一笔,实在不堪回首。

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为转折点,中国教育迎来了又一个百废待兴的春天。在最初的五三年里,高考外语成绩由不计入总分、只作参考,过渡到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直至百分之百。这样就很快使外语教育走上正轨。英语作为大语种,占了绝对优势,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普遍重视。《英语900句》、*Essential English*、*New*

Concept English、*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等国外教材的陆续引入和国内一系列新的英语教材的相继问世，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以前出过的许多语法书籍再版重印，*ALD* 双解词典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牛津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词典》简称 *ALD*）大量发行，以及源源不断的各类读物和参考书籍的出台，给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和有志报国的广大科技人员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保障和精神食粮，使他们不必为欲学英语却无书可看而发愁，也不必再为钻研外语要背“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黑锅而担忧。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了春风，使外语教育事业，尤其是英语学习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英语教学设备和学习手段也在改变。英语教师手提着录音机走进课堂，宣告着 60 年代前唱针划唱片的留声机时代的结束。对 *BBC* 和 *VOA* 广播的开禁也打破了过去单靠 *Radio Peking* 练听力的单一局面。不断更新的电教设备伴随语言实验室走进外语专业和公共外语课堂，轻便收录机也从少数人使用的奢侈品普及为学外语的得力助手。外籍专家走进大学校园为师资力量增加了底气；普通学习者只要有兴趣或敢于启齿，也偶尔可以在大街上同老外侃上几句、练练口语。计算机辅助的英语教学虽说尚未普及，却也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多媒体教学的出现毕竟显露出了英语教学新纪元的曙光。互联网上学英语由初露端倪到渐成时尚，发展速度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确实不是夸张。无纸化阅读的时代一步步走近我们。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学习条件的变化确实让人有始料不及之感。

你若隔三差五走近书店的外文书架看看，便能领会到“琳琅满目”这一成语的含义。铺天盖地的各类赶考、应试指导书籍曾一度独占鳌头，如今也只好和其它各类参考书平分秋色。各级各类教材少说也不下近百种。人们也不再为买一本英语文学作品原著而求助于香港或在国外的亲友。更有那说语法、道翻译、讲写作、论阅读、教口语的书为你指点迷津，醒脑开窍。虽说良莠不齐，时有

鱼龙混杂，但是挑选的权利却在读者手中。走笔到此，不由顿生感慨。我自己在 1978 年准备参加高考前，曾因为买不到一本普通的语法书而磨破了手指把借来的一本“薄冰语法”抄了一遍。是的，一切都变了！

这里我还想提提另一个环境变化：改革开放初期，自学英语者往往靠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听电台的英语教学广播。而今，只要你有时间、有精力，社会上到处都有英语补习班、速成班助你一臂之力更不用说每天打开电视机，那声情并茂的电视英语节目或英文原版电影，会让你足不出户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汉语环境”中学英语的“硬件”条件大大改变了！

改革开放越向纵深发展，英语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越为人们所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今不懂点英语，有时候简直跟‘文盲’差不多。这也许是学习英语高潮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估计，如今中国有逾亿人在学英语（大学生约 200 万、中学生约 6000 万、还有 2000 余万小学生及其它各行各业的人），随着中国‘入关’更多领域要和世界接轨，估计这一数字还会上升。前面已经提过，甚至有材料称，目前中国人学英语的人有三亿之众！笔者对这一数据的可靠性不敢妄加评论，但它至少可以说明当今中国的英语学习热。

世纪之交，时代催人。改革开放的一步步向纵深发展，为英语学习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每一个学习者提出了挑战。硬件环境不断改善，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学习者却不能盲目乐观。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的英语教学还普遍存在着“费时低效”的与客观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固然，这与学习者自身因素这一最根本的‘软件’环境还是个我们未能弄清楚的‘黑匣子’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外部环境的诸多改善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是在“汉语大环境”下学英语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如何排除母语干扰，利用好日益改善的外部环境，是我们随后要深入探讨的内容，尽管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二篇

同外语学习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3章 母语习得与外语学习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语学习的环境一直在变化，而且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感慨。丰富多彩的外语、尤其是英语方面的图书资料和录音材料，为普通学习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外语广播电视为业余自学者开辟了独具风采的“空中教室”，而宽不盈尺的电脑屏幕又给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们带来了便利。这些都是值得庆幸的。

然而，外语学习条件的变化终究还不可能改变我们是“在汉语环境中学英语”这一基本事实。同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学习外国语，都无法摆脱他们的母语环境。正是这一大前提，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外语学习。因为“外语”是针对“母语”而言的。两者互为对立面，正如有平地方显高山一样简单。大凡学外语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母语像个影子一样追随着外语学习过程。有时候，当母语在某些方面和外语“重合”时，外语学习或许会显得轻松一些，给人一种安慰。有时候当母语和外语相去甚远时，又会让人觉得外语学习难以取得进步，影影绰绰的困惑让你理不出个头绪。乐中带苦，苦中有乐，事情就是这样。

既然外语学习过程同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有必要静下心来，仔细看看这两者之间的纠葛。也许这样会对我们的

英语学习有点好处。让我们先把视角转向母语的习得过程吧。

关于母语习得问题，语言学界一直在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和研究。语言工作者试图以儿童掌握本族语的过程为切入点，通过长期大量的观察来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为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提供依据或借鉴。关于小孩学母语，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再换个角度，看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只要我们平时留心就会注意到，半岁以前的儿童，一般可以“看懂”周围人们的面部表情，区分人们说话的语调，能运用自己的发音器官咿呀学语，但发出的声音还很“不像话”。不断的外界刺激作用，使小孩慢慢地“摸索”着进行语音组合。到一岁左右开始进入模仿期，由说出最初的“单词”发展到用双词甚或多词短语进行“交流”。大约两岁时进入说“话”期。这一时期的孩童理解别人对他发出的指令，已经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用短语、乃至简单的句子表达需求。虽然他的表达有时候会显得“语无伦次”甚至“颠三倒四”。四岁以前儿童的领会能力，已经由理解简单的指令发展到理解成年人对他说的话。这是一个飞跃。一般到四岁以后，小孩差不多可以完全理解别人针对他的言语行为，而且能连贯地表达思想。换句话说，他对说话的基本“套路”已经掌握了。

这一切似乎是体现了一条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原则：日积月累，水到渠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语言学家提出的“自然习得”说颇能赢得人们接受和赞同。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学外语的一般情况吧——

目前除了城市中有些学校在小学高年级，乃至初年级开设英语课以外，许多地方都还是从初中开始才有英语课。初一学生从字母认起，先在整体识读一些简单的开音节、闭音节单词的过程中了解读音规则。然后从“ This is a .. ”, “ That is an .. ”以及“ These / Those are .. ”的句型操练中初识冠词和 be 动词，建立名词及其单、复数的概念。继而通过“ at three o'clock ”, “ on the desk ”, “ in the sky ”等短语来学习钟点表示法，并慢慢知道方位介

词用法各异。到初二时，进入 There be 句型学习 接触到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等级 再往后又一步一步进入时态、语态的学习 初中毕业时基本能朗读课文。再经过几年的爬摸滚打，随着阅读量加大 又学习了非谓语动词、各类从句、虚拟语气等语法项目 词汇量由最初的几十个增加到数百个、上千个，能听懂老师的课堂用语 有时也能开口说几句简单的英语 能模仿着用某些句型和关键词译出一些句子，或者写出一段虽无太大语病但错误百出的命题作文或看图写话。到高中毕业时，对英语的基本轮廓有了感性认识。最后经过大学阶段的巩固、提高和深入学习 勉强通过四级统考，惊回首差不多十年已经过去了。

这一切的进行也是按部就班、由浅入深 沿着一条事先设计好的道路走了过来的。它的发展轨迹，显然带着条条框框的色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外语学习是在课堂正规教育条件下完成的。

对于儿童母语习得和成人外语学习过程的差异，语言学界有各种见仁见智的结论。但对我国普通学习者而言，我以为，并不见得要去做什么高深的理论。了解一下丹麦语言学家耶斯佩森 (Otto Jespersen, 1860 - 1943) 的见解 倒是更有实际意义。早在他 1922 年出版的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一书中，耶氏就对这一问题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许国璋英语第四册或清华大学编的《新英语教程》第一册中“Why Is the Native Language Learnt So Well?”这篇课文。耶氏指出 儿童是从毫无知识和先天经验的空白状态下起步 没有职业老师指导 只有父母、兄长、保姆、同伴的口头交流。然而，即使一个很笨的小孩到头来也能完全掌握其母语；而成年人是在智力已经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起步，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语言老师指导 有教科书 有词典 有直观教具帮忙。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位在其它方面很有天赋的成年人，对所学外语的掌握往往也颇多破绽，很不准确。耶氏认为，问题不在于儿童的说话器官比大人灵活，或者儿童的听觉比大人灵敏，而在于